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研究集刊

YAN JIU JI KAN

1

1989

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



云南学生爱国会（1919.7.4）



《救国日刊》二周年照片（1920.10.7）

德新 供稿

本期责任编辑：

荆德新 蒋中礼
牛鴻賓 王丹

研究集刊

一九八九年第一期 (总第三十期)

目 录

- 近代云南边疆问题研究述评 孙代兴 (1)
杜文秀起义研究述评 蒋中礼 (17)
- 五四运动与云南社会的发展 荆德新 (34)
黄蔡论 谢本书 (66)
赫德与中法战争 龙永行 (81)
西南联大在云南 刘克光 (96)
卢梅贝及其所领导的民族起义 王懿之 (105)
湘军水师与中国近代海军 王国平 (122)
留日学生与《云南》杂志 吴达德 (135)
- 云南科技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回顾与思考 夏光辅 (148)
1884—1949年的云南近代工业 牛鸿宾 林晓星 (166)
大理与宋边境贸易市场考辩 段玉明 (189)
1915年至1920年云南财政与政局浅论 王文成 (202)
战前云南外贸的对比分析 (1918—1931) 王廷峰 (220)

- 唐与南诏间的和战及其影响……………李一是(234)
简评在整治滇池上的两个历史人物……………尤兴光(242)
“五四”七十周年、建国四十周年图片…………封二、封三、封底

近代云南边疆问题研究述评

孙代兴

近代云南边疆问题研究是在反帝爱国斗争中开始的，其主要内容是云南边疆史地和近代边界问题研究。

自十九世纪中叶，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侵入我国后，侵略者冲决我国东南沿海的固有防线，破门而入；接着就对准了我国西南边疆。云南由于地理位置内连我国富庶的长江上游各省，外接东南亚半岛，邻近南洋和印度洋，被英、法殖民侵略者视为侵入中国内陆的后方门户。侵入云南，打开中国的“后门”！就成了英、法侵略中国的重要目标之一。到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随着西方列强对我国侵略的加深，云南和我国东北、西北一样，边疆危机迅速加剧。当时，有识之士和忧国忧民的爱国者，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捍卫祖国西南边疆，积极倡导研究云南边疆史地和边界问题，以增强人们对云南边疆的历史和现状、形势和地位的了解与认识，为开发和建设边疆，为巩固我国西南边防而奋斗。当时的研究，一般都是有识之士出自爱国热情，分别进行的自发性研究活动。他们写了大量的调查记录、采访通讯、评论、综述等文章，介绍历次边界事件的真象，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号召人民起来进行保卫边疆的斗争。新中国成立后，一些史学工作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逐渐开始对云南边疆的发展变化、历史沿革、

边界问题、以及帝国主义侵略云南边疆史和云南人民反帝斗争史等一系列的问题，分别进行了比从前更深入的研究。

有关云南边疆史地的研究，近代以来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即清朝末年（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民国年间和新中国成立后。

—

清朝末年，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是：国际帝国主义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除已在我国划分割据性的“势力范围”之外，进而企图肢解和瓜分中国，我国面临亡国险境，边疆危机空前严重。云南在此时成了英、法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企图进行肢解分割的角逐场所，形势十分危急。许多有识之士，痛感“云南之危，危及全国；云南之急，急于各省”，于是积极研究云南边疆问题。人们当时研究的主要内容是，阐述列强侵略下的云南边疆的历史和现状，论述保卫云南边疆领土主权的重要性和基本途径。这类研究性和宣传动员性文章，首先集中反映在日本东京出版的《云南》杂志上，据《云南杂志选辑》（1958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中不完全的材料统计，在1906年—1911年之间，先后发表关于云南边疆危机、界务和商务交涉等对外关系的文章（包括资料介绍）共80余篇。其中揭露法国和英国殖民主义者的侵略事实的33篇，呼吁和号召人民收回铁路和矿产主权的36篇，论述保卫云南边疆的重要性及策略的约10篇，阐述英、法并吞缅甸、越南的史实及历史教训的6篇。

《云南》杂志发表的关于云南边疆问题的文章，其主要内容大致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广泛论述英、法两国对云南的侵略目的，是企图占据云南全省，以云南作为它们的前进阵地，进而侵入四川等中国内陆各省，瓜分全中国。这类文章强

调指出，英、法现在对云南的侵略，正是它们侵占和并吞印度、非洲、美洲的历史的重演。它们现在对云南的侵略步骤，就是它们原来在印度、非洲等地的作法，先从掠夺煤铁等经济资源开始，进而攫取铁路、内河、工厂、矿山，最后实行军事占领，使被占领地的人民完全成为他们的奴隶。“方今世界各强国，对于支那（中国）经济的行动，正属此类。”并引证法国人古德尔孟对云南作了全面考察以后，提供给法国政府的结论性意见就是：“云南气候淑和，最似法国南境，于法人甚为相宜。法国于云南，最适于此类之殖民地也。”^①英、法两国为协调与缓和在争夺云南等地的矛盾冲突而达成“军事协约”。^②《云南》杂志就以“英法军事协约问题”发表专论指出：英法协约“是无形之攻守同盟也，是和平之侵略政策也”。英法将利用其协约，“于东方殖民之根据地，以实行其扩张领土之野心也，我云南何不幸而适当其冲。”^③这些论述，以英、法两国的行动为依据，揭露其对云南和中国的狂妄的侵略野心，唤醒人们奋起为保卫云南边疆而奋斗。

第二，论述反对英、法侵略，保卫云南的策略方针。如《论云南对于中国之地位》一文指出，自法、英侵占越南和缅甸之后，已形成了入侵云南的犄角之势，云南已陷于“两雄交伺，前虎后狼”的险境之中。英国武力侵占我国滇西边境领土，法国攫取了滇越铁路路权，七府矿产，进而有云南、两广不许割予它国之约，是“云南遂划入英法之势力范围”。“云南虽边隅，一旦有事，则祸势蔓延，全国必受其影内。”因此，云南的存亡，关系到全中国的存亡。文章认为，对付英法侵略的方法与策略，必须为保存云南而联合各省，加强军事力量，建成“军事国家”；要使全国人民都认识到，“边省不能生存，即全国不适宜生存”，“非保守云南不足以存中国”。^④

在《救云南以救中国》一文中，提出了多方对付之策，如加强军备设施和军事实力、兴教育、兴实业，实行地方自治及联合各省等办法。该文作者还主张，应速修筑云南联接内地的滇湘铁路，要用各省联合的力量来救云南，“救云南者，实以救中国也”。^⑤侠少《论国民保存国土之法》，主张设立“保存国会”，由一郡、一府、一省，进而全国；提出为保存国土而斗争的十项办法，如规定公私土地不得卖与外国人；由国人自行筑路开矿；移民殖边，等等。^⑥这类文章着重于对形势的分析论述，并提出了一些作者当时的认识水平所能提出的反帝斗争策略与方法。这对于启发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鼓舞人民反帝斗争的精神方面，是有积极意义的。

第三，大量揭露法、英两国掠夺云南铁路路权与矿产开采权的侵略罪行，深刻论述铁路和矿产对云南的重要意义，号召云南人民奋起收回路矿权利。

有关论述云南路矿问题的文章，是《云南》杂志中发表的研究中法、中英关系及云南边疆危机的最大课题和最重要的部份。收录在《云南杂志选辑》中的这部份文章达36篇之多，由于这些文章立论有据，论述充分，宣传广泛，对于鼓舞人民进行反帝斗争的勇气，起了很大作用，1908年元旦，云南留日学生在东京集会，会上发出了“废除七府矿约，收回滇越铁路”的号召。影响所及，推动了云南人民，首先是青年学生，在省内掀起了三次收回七府矿权的群众性运动。云南各界爱国人士组成了“保矿会”，敦促政府废约赎矿自办。保矿会于1908年6月4日在昆明发起组织了2000多人参加的集会和示威游行，6月11日，再次举行集会示威时，云南陆军小学堂200多学生列队前往云南咨议局请愿，请愿学生赵永昌自砍手指头，杨越割破手臂，用鲜血写上请愿书，表示誓死为收回七府矿权而献

身。英、法侵略者鉴于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势不可挡，清政府中出卖矿权以谋取私利者亦感到众怒难犯，被迫与英、法隆兴公司达成了废除矿约的协议，收回了云南七府矿产开采权。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清末人们对云南边疆问题的论述、呼吁、报告，大多不是作为学术研究而进行的。有识之士们是在云南边疆面临极端严峻的危机面前，积极研究指出云南边疆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以唤起人民的爱国精神，激励和动员人民起来为保卫边疆而斗争。这些文章的发表，虽然政治性重于学术性，但它为后来的人们研究近代云南边疆史地问题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史料。这也是现在研究近代云南边疆问题的最初起点，其学术价值仍然是应当肯定的。

清朝末年，民主革命运动高涨，革命党人和忧国忧民的爱国人士相配合，在救亡图存和民主革命的号召推动下，积极研究和论述云南边疆问题，一时成为爱国知识分子们的崇高风尚。当时在国外的留学生和在国内的爱国知识分子，都撰述和出版了不少论著，除影响巨大的《云南》杂志之外，有留日云南同乡会主办的《滇路危言》（月刊）、留日学生刘钟华主编的《滇话》（月刊）、留学越南学生徐濂等人主编的《云南旬报》等刊物。其主要内容都是论述和介绍云南边疆所处的危急形势，号召人民起来反对英法帝国主义侵略，保卫云南边疆的领土主权。在此同时，还出版了一些特辑和小册子，如杨觐东编辑的《滇事危言》（初集、二集）、留越学生编辑的《云南警告》、《暮鼓晨钟》、闵为人著的《片马紧要记》、云南咨议局的部分开明人士的《上滇督中缅界务与片马交涉书》等约十余种著述，均为对云南边疆问题的论述和宣传呼吁。《滇事危言》（初集）在出版序言中指出：“滇省逼于外患，而外息之所由逼，则以路矿界为主要。”因此，“是编意在警惕滇人，哀吁

政府及贤士大夫筹谋施救”。从收录在《滇事危言》（初集）中的篇目看，有关云南铁路路权者37篇，关于矿产开采权者16篇，关于界务交涉者32篇，其他论著22篇。这类专辑的出版和流传，不仅在当时有唤醒人们进行反帝爱国斗争的作用，也为后来研究云南边疆史地和边界问题留下了可贵的史料。

二

民国时期，云南边疆问题研究，是在中华民族新的民族危机中，围绕云南边疆继续受到侵略和久悬不决的界务交涉等问题而展开的。但研究的范围和内容都有所扩大，为巩固边防、开发边疆、建设边疆而开展云南边疆史地研究，以及民族和社会经济文化研究，成为民国年间（主要在抗日战争期间）研究云南边疆问题的重要内容和特色。

民国之初，由于清王朝的覆灭和中华民国的诞生，西方列强需要重新观察和考虑侵华的方法和手段，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曾出现过暂时的缓和。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列强大多投入了欧洲战场上的帝国主义争夺战，英法两国对云南的侵略有所放松。中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使云南人民在辛亥革命时期高涨的反帝斗争热情有所下降。在此期间，有关云南边疆危机和对外关系等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

可是，西方列强没有因中国的民主革命取得了第一次胜利，中国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放弃对中国的侵略。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各国竟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又公然展开争夺在华的侵略权益。接着，英、法两国又在云南捲土重来。英军于1922年重新侵占片马，并大举进兵江心坡，对中英滇缅北段未定界的广大区域实行军事占领。1926年，英国缅甸殖民当局在江心坡登记户口，设官统治，对反抗英国占领军

的当地景颇族、傈僳族居民实行暴力镇压，打死打伤景颇族居民300人以上，焚毁了许多景颇人村寨。至1927年，英国派往江心坡中缅北段未定界的占领军达4000人以上。英国殖民侵略者对中英滇缅南段未定界（阿瓦山区域）亦加紧进行资源掠夺和侵占我国边境领土的活动，英国设在缅甸的“缅甸有限公司”，在掠夺缅甸锡钨矿藏的同时，把贪婪的侵略之手伸进了我云南阿瓦山区域，先是非法收购我班洪、班老等地的银铅矿，进而直接开采我国阿瓦山沿边的银铅锌等矿藏。英国缅甸有限公司的侵略行径，遭到我云南边境一带佤族部落首领和民众的强烈反对，英方竟以武力支持其经济侵略行动。1933年，英方在阿瓦山沿边的缅甸一侧修建公路、驻扎军队、屯积军事物资。1934年1月20日，英国侵略军侵入我阿瓦山的班老、班洪等地，占领我炉房、金厂坝、户算等矿山。

英国重新扩大对云南边疆的侵略，激起了云南和全国人民愤怒的抗英斗争。曾一度沉寂下来的云南边疆问题、界务问题以及对外关系问题，又由一些爱国知识分子和有关的实际工作者重新展开研究。在云南省城昆明和边城腾冲等地的爱国人士组成了“滇缅界务研究会”，向全国发出英国入侵中缅北段未定界片马、江心坡的警报。腾冲的界务研究会还派人深入江心坡等地调查英军侵占当地的实况，同时又派出代表到南京向国民政府呈述边境危机，敦促政府立即采取保卫边疆的行动。当英军入侵我阿瓦山区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和华北地区，全国人民掀起抗日救亡运动之际，云南各族各界人民为唤起全国人民保卫西南边疆而大声疾呼。此时，知识界、学术界爱国人士，积极开展云南边疆问题研究。抗日战争开始后，沿海和内地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纷纷迁到西南，“各地学人多来集昆明，尚论边政”，云南学术界“一时各地

以研究边疆问题相号召，多有专著”。^⑦许多学者，在抗日爱国民主运动的激励下，出于救亡图存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愤然研究云南边疆问题，一时蔚然成风，研究刊物和论著纷纷涌现。

在一些爱国人士和学者的倡导和带动下，有关西南边疆问题的研究活动蓬勃发展，一些有识之士，积极为开发边疆、建设边疆而到边境地区实地考察，或进行研究著述，许多考察报告和研究论著在这一时期纷纷发表。云南省昆华民众教育馆编辑出版了边疆问题的研究专辑《云南边地问题研究》上下两卷，共55万多字，收录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们对云南边疆的考察报告和研究论文21篇，其中研究边疆史地、民族情况、社会经济、风俗民情等历史和现状的13篇，论述开发与建设边疆、保卫和巩固边防者8篇。该专辑的出版宗旨，在其序言中说：对西南边疆，我们自己过去尚未考察研究，所见材料，多为外国人之作。因此，我们“不可不立起直追，作有系统之调查研究。”为“巩固西南国防，……当以边地建设为急务。方今东北沦陷，……爱国者急起立行，造人材，修战备，固国防，捍边疆，为实际救国之运动”。在该专辑的论著和考察报告中，大多介绍了云南边疆遭受英、法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和现状，不仅引起了国内爱国人民的注意和严重关切，也遭到外国侵略势力的忌恨。《云南边地问题研究》一书很快被译成法文^⑧，在欧美一些国家流传，并遭到帝国主义某些御用文人的攻击诋毁。后来，云南省昆华民众教育馆又继续编辑出版了《云南史地辑要》（上下册）一书，约请专家学者分别撰写了云南历史沿革、民族、边务、地理、地质等十个专题。该书是研究云南边疆史地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学术性专书。

在民国年间，研究云南边疆问题的有一定代表性的专著有

张凤岐著《云南外交问题》（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云南外交问题》是一本研究云南对外关系和边疆史地比较有影响的专著，据作者在自序中说：“近年来，国人渐知中国边疆问题的重要，盖以我国领土之丧失，均起于边疆。而外侮之来，又以边患最烈。”于是，他决定研究我国西南边疆问题。他在燕京大学求学时即着手搜集资料，开始研究。“总计研讨调查，前后凡十年，五易其稿。……自班洪事件发生，……又至南段未定界调查凡一年”，最后完成这本专著。该书除充分征引我国历史典籍之外，使用了云南省政府当时的外交档案，并引用了较多的外文资料，这些多是外国人在我国领地上进行了大量侦察后写成的报告和著述。所以该书取材比较广泛，史料的丰富和详实可信，是该书的一大特点。其次，该书对中越、中缅之间的历史关系，虽然仍袭用旧的“宗藩关系”的说法，但在客观上确实系统地阐明了中越、中缅国家之间悠久的经济文化及历史关系，阐明了在西方殖民主义者侵入东南亚之前，我国和越南、缅甸两国人民长期和平相处，友好往来，一直保持着睦邻关系，是友好的邻邦。第三，该书比较系统地叙述了英、法殖民帝国并吞缅甸和越南两国后，进而侵略我云南边疆的历史过程。该书的叙述方法，是通过中英、中法之间的商务交涉史和边界交涉史，揭露英、法两国掠夺云南的铁路矿山等经济权益和我云南边境领土的史实。《云南外交问题》是一本研究云南边疆问题和对外关系史的、有一定学术价值的专著。因而它的出版问世，立即引起国外有关人士的注意，很快被译成日文而流传到国外。

方国瑜的《滇西边区考察记》（1941年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出版），是考察报告专辑，其可贵之处是方先生于1935—1936年间，亲历滇西南边疆进行实地考察所得。该专辑对

云南西南边地的少数民族（佤族、拉祜族、傣族）及其社会经济文化、风俗民情、地理环境、历史沿革、边界问题等作了考察记载。该书中收录的阿瓦山区佤族各部首领联合发出的《告祖国同胞书》和《致中英会勘滇缅南段界务委员会主席书》（1936年1月），是当时其他专书和调查报告中所未见者。佤族各部首领在这两个文献中，向世界各国郑重重申：“卡瓦山地为中国边土，卡瓦山民（即现在的佤族人民）为中华民族之一部分。”“卡瓦山地与中国为一体，不能分割”，卡瓦山民“宁血流成河，断不作英帝国之奴隶；愿断头颅，不愿为英帝国之牛马”。这两份文献收录入《滇西边区考察记》，并得以流传于世，最有力地证明了佤族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阿瓦山区域千百年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

民国时期的云南边疆问题研究是有成就的。首先表现在这一时期的调查研究空前活跃，成为学术研究领域中一个相当繁荣的部份，调查研究取得的成果也是非常可观的。民国年间在云南先后创办的研究和反映边疆问题的刊物有10余种之多，如《西南边疆》、《边疆人文》、《西南研究》、《滇南杂志》、《新动向》、《新云南》、《新腾冲》、《云南民众外交后援会周刊》、《民族与国家》等等。在此期间出版的专著、专辑和丛书约有20余种，计有：张凤岐的《云南外交问题》，民众丛书：《云南边地问题研究》（两辑），《云南史地辑要》（两辑）；西南文化研究丛书十一种，包括方国瑜《滇西边区考察记》、张印堂：《滇西边区经济地理》李拂一的《防史》，华企云：《云南问题》（1930年大东书局版）、《中国边疆》，李培天：《滇缅界务与西南国防》、尹明德：《云南北界勘察记》、周光倬：《滇缅南段未定界调查报告书》、云南民众外交后援会：《滇缅界务意见书》等等。上述

专门刊物、研究专辑和学术专著的出版问世，把云南边疆问题的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通过上述研究，初步阐明了云南边疆的发展变化及历史沿革，使人们能够认识到，远在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之前的两千多年，云南边疆各族人民已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云南边疆领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些研究不仅有学术价值，在当时的民族解放斗争中也有现实意义。

当然，我们在评述民国年间的云南边疆问题研究时也应该承认，当时出版的刊物和发表的专辑、专著，大多是罗列史实和现象，一般都没有进行深入的专题研究，更未能提到一定理论上来加以分析认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当时的调查研究，虽然从事的人和发表的成果都为数不少，但实际上还处在搜集和介绍资料的阶段。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云南边疆史地研究有了新的变化，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虽然没有建立专门机构和学术组织，也没有相对固定的研究人员，但在大力开展相近的社会历史调查研究中，使边疆问题的调查研究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

首先是国家在全国各省进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云南边疆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因此在民族调查中，对云南边疆疆域变化、历史沿革、边界史等等都进行了全面调查。在建国初期（1951—1955年）云南省对各边境民族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的调查，五十年代后期（1956—1960年）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组织的民族调查组对云南各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形态、民族族源、历史文化等调查中，对云南边疆及疆域的发展变化作了全面系统的调查；同时还进行了有关历史文献资料的系统

整理汇辑，这是云南前所未有的一次大规模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同时也是一次边疆史地调查研究工作。在民族调查所得的数千万字资料中，边疆史地资料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为研究云南疆域的发展变化、历史沿革、边界问题等等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1954—1960年，中国和缅甸两国政府，为解决过去共同遭受帝国主义侵略而遗留下来的边界悬案，谈判勘定边界问题，我国政府组织有关专家学者整理和研究中缅边界史料，为边界谈判提供文献资料参考。在这次工作中，将清末至民国年间，有关中英滇缅界务交涉的外交档案和各个时期的大批调查报告以及民间的研究著述等文字资料都作了综合汇编，编成了《中缅北段未定界资料》和《中缅南段未定界资料》等100万字以上的中英滇缅界务交涉史料，这是研究云南疆域史、边界史极为难得的基础资料。但当时是供外交谈判参考，列为高度机密资料；又由于我国对外交问题的神秘观念和外交资料无消密期限，这些珍贵史料至今仍处在“秘密”之中，未能提供学术研究使用。

关于研究队伍问题。云南远在清末就有一些人开始研究近代边疆史地、边界问题和对外关系，到了民国年间，热心研究边疆问题的实际工作者和学者为数不少，但却始终未形成一支相对稳定的研究队伍；研究者多是个人爱好者，从事的研究也是业余的“副业”性工作。建国后近四十年来，热心研究边疆问题者为数很少，他们主要集中在云南大学历史系和云南省历史研究所。在云南大学历史系以方国瑜、江应梁教授为主，先后成立了云南民族史与地方史研究室，尤中教授主持的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所。他们在从事教学之余，积极开展研究工作，培养了人才，又不断取得了研究成果。在云南省历史研究